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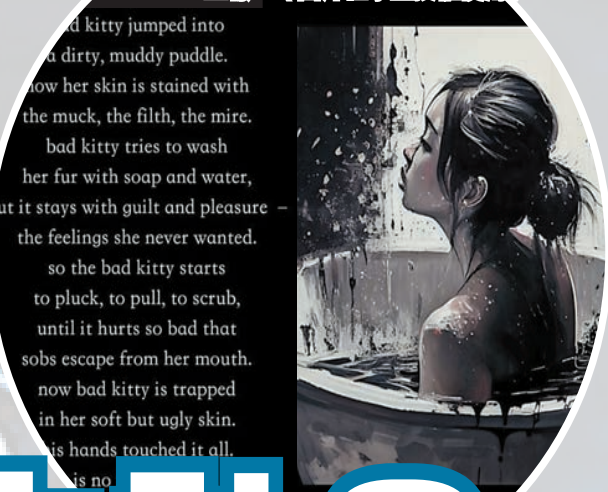


AI

現今在社交媒體的貼文、網上新聞，背後的寫手未必真有「手」在「寫」。生成式人工智能 (AI) 的撰稿能力越來越高，文字工作者甚至認為AI將會威脅生計，扼殺人類的創意。香港大學曹智杰博士與香港中文大學盧嘉莉 (Collier Nogue) 教授進行名為「大數據時代的創意文學」研究，探索生成式AI能如何融入創意寫作，激發作者靈感，同時不忘思考當中的倫理問題。記者專訪兩位學者及參與研究的學生，了解他們如何評價AI的寫作技巧，以及探討AI對文字工作者將造成什麼影響。

記者：斯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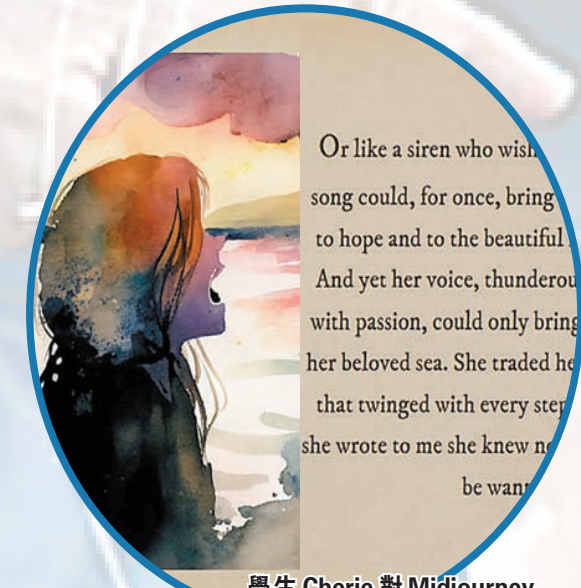
學生Mono的作品《kitty》(局部)，以女孩面對性創傷的陰影為主題。(圖片經學生授權使用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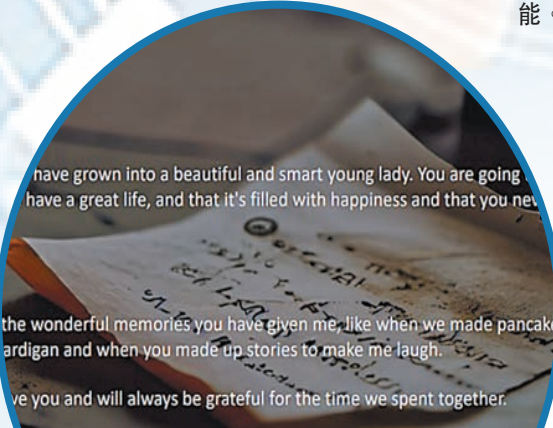
威脅文字工作者生計？



參與項目的學生使用AI生成的文字與圖片輔助創意寫作。(圖片經學生授權使用)



學生Cherie對Midjourney生成的水彩插圖十分滿意。(圖片經學生授權使用)



學生Winky發現，AI具備良好的寫信能力，啟發她以書信形式創作文章。(圖片經學生授權使用)

香港大學核心課程事務處副主任曹智杰熱衷於融合遊戲、故事以及AI等於教學中，研究AI創意寫作項目，源自他的多元興趣。盧嘉莉現於中文大學英文系任教創意寫作，她指研究項目吸引之處，在於文學與多媒體的融合，而且可以引發對著作權的討論。「我希望協助學生透過創作獲得成就感。當使用生成式AI進行創作時，作者還能否宣稱作品是自己的，或從中獲得成就感，這都是我想知道的。」

項目的首項研究聚焦於學生在英文創意寫作時如何運用AI解決問題，以及AI如何擴展學生的創作力。兩位學者邀請16名大學本科生參與研究，使用Rytr、ChatGPT、Midjourney等近年流行的生成式AI軟件，生成文字和圖像，輔助他們創作詩歌或短篇故事。曹智杰解釋，使用AI生成圖像，可以擴充學生的想像力，激發靈感，從而輔助文字創作：「視覺藝術是刺激創意和想像力最直接的媒介。AI能幫助學生將故事或詩歌視覺化，為作品奠定基調，讓他們更容易進入寫作狀態。此外，AI生成的圖片充滿不確定性，偶爾會偏離學生的期望，促使學生調整、修改這些偏差，從而激發新的觀點。」

學懂與AI「共舞」

在歷時8星期的研究中，兩位學者讓學生自由選擇程式、寫作內容與主題，透過同儕評審和團體訪談了解使用AI創作的體驗。曹智杰表示，他們在學生面對困難時不會提供解決方案，讓學生自己解難，確保研究的客觀性，同時締造師生平等的學習環境，「當老師被標籤為知者，學生為無知者，便會產生權力差距。學生依賴老師，會限制其想像。」他續指，生成式AI日漸滲透人們生活，「作為教育工作者，希望能培養學生利用AI解難的技能。」參與研究的學生每人都完成了一份圖文並茂的文學作品，盧嘉莉指出，許多學生說自己不會畫畫，AI如同插畫師般能為文字作品增添色彩。

學生Mono向記者表示，她的作品以自身受創的經歷為主題，但提筆時卻感到難以啟

齒：「但當我看到AI生成我腦海中的畫面，我感到被理解。在回憶創傷的路上，AI讓我不再感到孤單，更容易吐露心聲。」

AI有助學生進入寫作狀態，但許多學生發現，AI有自己的「想法」，形成創作上的問題。Mono最初使用AI生成一幅關於「創傷」的圖像，她輸入「創傷後遺症」關鍵詞後，AI生成了一名男士兵從戰場歸來的圖片，與她的經歷沒有半點關係。她表示，無論她怎樣調整關鍵字，生成的圖像依然無法反映她曾經受過的傷痛。「於是我放棄挑剔AI生成的圖片，而是從圖片中汲取靈感，注入寫作中。AI有自己的想法，使用者須學習如何與之「共舞」。」

曹智杰坦言，學生均因為AI的「思想偏差」而有所啟發。如學生Winky表示，作品以信件為主題，她在Midjourney輸入「Letters」(信件)時，卻獲得了四張內含「字母」(英文同為Letters)的圖片。「這令我意識到與AI對話必須非常具體，同時讓我反思自己的主觀性。」她續指，AI的「錯誤」激發了她的聯想，思考一語雙關在作品中的潛能。盧嘉莉補充：「有一位學生想以紅色為主題，AI開始生成許多紅色花卉圖像，後來呈現越來越多女性圖像，出乎學生所料。但這也給予她靈感，在寫作中融合「女性」和「花卉」元素。」

AI寫作語氣死板

相比圖像，學生對AI生成的文字評價較為負面。Winky表示：「AI擅長寫實用文，如信件、論文等。但要擺脫既定框架，卻不如人類靈活變通。如Rytr生成的故事只會遵從起承轉合結構；ChatGPT會自動避諱「兒童不宜」話題。創意寫作應該沒有規限，甚至需要作者打破常規。現階段用AI寫作，還不如靠自己。」學生Cherie也認同，AI經常輸出陳腔濫調的內容，例如要它描述一個苦惱的人，有一半人物都受愛情困擾，而且寫作語氣死板，未能模仿人類複雜的情感。「假如要它以警戒的語調寫一篇浪漫故事，它只能在警戒與浪漫之間選其一。除了激發靈感，我不認為AI對創意寫作有幫助。」Cherie肯定地說。Winky補充：「雖然AI的文筆冰冷、乏味，但它的措辭恰當，結構嚴謹，比我寫的要好。我能在它的基礎上加入自己的創意，省下功夫。」亦有學生反映AI有助建議寫作主題或角色，以及為文章的用字、結構、節奏提供回饋，完善創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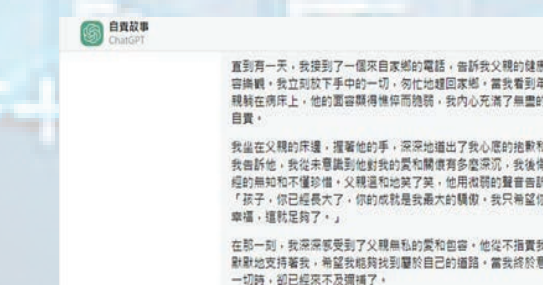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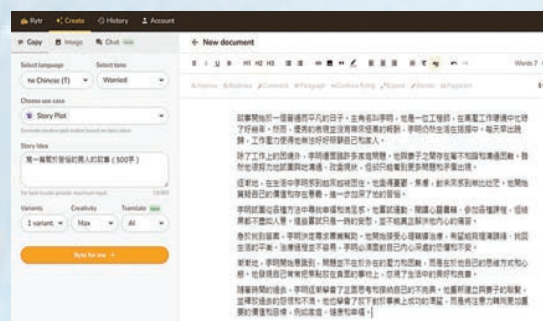
AI創作暗藏危機

曹智杰和盧嘉莉證實，AI的不確定性可以刺激作者轉換角度思考。但AI同時恍如計時炸彈，暗藏隨時爆發的倫理問題。盧嘉莉表示，資料與數據是AI學習的唯一方法，若資料庫本身存在偏誤，AI便會重現偏誤。「AI程式受訓於網絡上大量未經證實或過濾的資料，它生成的內容將體現網絡上的所有偏見，如種族主義、性別歧視、同性戀恐懼等。」兩位教授向學生示範如何使用AI生成圖像時，輸入關鍵詞「壓力大的大學生」，生成的圖像幾乎全是白人男學生。「問題變得顯而易見，我面對着一班來自本地頂尖學府、充滿壓力的男學生，但沒有一個符合AI生成的學生外貌標準。」盧嘉莉表示，研究項目能讓學生反思生活中隱藏的偏見，偏見如何在輿論、媒體，甚至創作中具體化。「學生要思考如何讓指令更精確，抵銷AI的偏見。」曹智杰強調，若假設AI是中立的、不偏不倚的，將會十分危險，他認為：「社交媒體剛出現時，並沒有人能預知它後來的巨大影響力，也沒有完善的法例規管。科技發展迅速，若繼續以後知後覺的心態面對AI，會更難控制局面，或逆轉損害。」他指生成式AI的道德討論應要跟上科技發展的步伐。

兩位學者均認為，學校限制學生使用AI，並不能確保學生得到平等的學習機會，因為擁有更多資源的學生可從其他途徑使用AI，「給予學生無限且平等的AI使用權，同時推動AI的倫理討論與教育，才更重要。學校應幫助學生提高對AI的認識和批判性思維，同時在不損害道德的情況下利用其好處。」曹智杰認真地說。

現階段的AI寫作技巧也許並未成熟，但今年美國劇作家協會曾發起長達數個月的罷工行動，提出要規範製片公司「聘用」AI編劇的訴求，可見AI的寫作潛力不容小覷。兩位學者怎樣看待AI取代人為創意的焦慮？曹智杰認為：「目前生成式AI尚未能體現人類細膩的情感。文學、藝術不僅是現實事物的重現，而是作者透過感覺事物、融入自身體會創造出來的。AI具備不錯的重現能力，但未達到藝術所需的精神意會。」盧嘉莉則指：「我常強調寫作要有新鮮的想法、一鳴驚人的文句。這些都不是AI的強項。而且，即使在沒有約束下，學生普遍不會用AI代筆，因為創作本身是愉悅的，這亦是畫家、作曲家會不停地創作的重要原因。」

記者實測 AI作品難觸動人心



記者實測Rytr(上圖)與ChatGPT(下圖)的寫作能力，發現AI生成的文字淺白、刻板，欠缺人類的情感。

為測試AI的寫作水平，記者運用了兩款AI軟件Rytr與ChatGPT，仿效學生的寫作主題，讓AI生成中文短篇故事。

首先，記者在Rytr輸入「苦惱的男人」，軟件生成一篇500字的短文。AI故事講述一位工程師工作表現優秀，卻不獲賞識，回家後還要面對婚姻問題。堆積的壓力使他變得憂鬱，最後他尋求心理輔導，學會改變心態，獲得快樂。Rytr筆下主角，除了性別、職業外，並沒有其他關於個性的描述，讀者無法了解主角的性格、行為動機。而且，AI生成的文筆直白粗略，欠缺修辭技巧，常以兩字形容詞描述角色的感受，如文章的情感核心「苦惱」，就是以「苦惱」二字帶過，難讓讀者切身體會主角的苦惱何在。綜合而言，此文文筆乏味、內容沉悶，散發一股「AI味」。單是短短500字，已經完美「演繹」了上述學生對AI的負面評價。

記者再嘗試輸入更具體的指令：「以第一人稱寫一篇關於主角離鄉求學，與年邁父親道別

的故事，抒發主角對年少不懂珍惜父愛的自責。」有了故事框架的引導，AI生成的劇情不像之前般陳腔濫調。第一人稱的敘事彷彿能讓AI代入故事，加入對人物的細緻描寫，文筆也較為生動。例如在故事高潮，父親病危，主角回鄉探望的片段：「進門時看到他脆弱的身影坐在椅子上，眼神中透露出無盡的愛。我趴在他身旁，痛悔地告訴我多年來的忽視和自責。父親輕輕地摸著我的頭，說道：『重要的不是過去的遺憾，而是我們現在能夠共度時光的一刻。』」

AI文句不留曖昧餘地

記者再用ChatGPT修改Rytr所寫的两篇文章，發現比起Rytr更為細膩。「當我路過家門，父親的身影柔和地映入眼簾。他靜靜地坐在椅子上，微微彎曲的背影顯示出歲月的痕跡。我注意到他的手輕輕顫抖着，卻努力地穩住，彷彿一場微風就能將它們吹散。」記者再

指示ChatGPT以相同的主题另寫一篇故事，但它生成的劇情卻與Rytr雷同——主角的父親身患重病，主角返鄉探望身體虛弱的父親時深感愧疚，終獲父親原諒，解開心結。同樣是寫父子情，朱自清的《背影》可謂最佳範例，朱氏以淺白的文字抒發對父親的思念與愧疚，而且，對年邁父親固執與笨拙的刻畫，令父愛更富層次，讀者更易被觸動。相反，AI所寫的文句不留曖昧餘地，如「眼神中透露出無盡的愛」俗氣淺白，難以感動讀者。

經過連番測試，記者發現AI只會依循三幕式結構寫故事，經常以皆大歡喜的形式收尾，結局老套，甚至像在說教。而且，文中偶爾會出現文句不通順、語法有錯的問題。

人類具有識別弦外之音的能力，AI則欠缺社會化的經驗以及人類的認知能力，不能識別及利用言外之意。更重要的是，作家會在寫作中留白，讓讀者自行意會，這一點，更是目前AI難以做到的。



「大數據時代的創意文學」項目研究曹智杰認為，學界對AI開放持續的討論以及倫理教育，十分重要。



盧嘉莉認同AI可減低創作成本，創意產業有朝一日可轉型的傾向。

